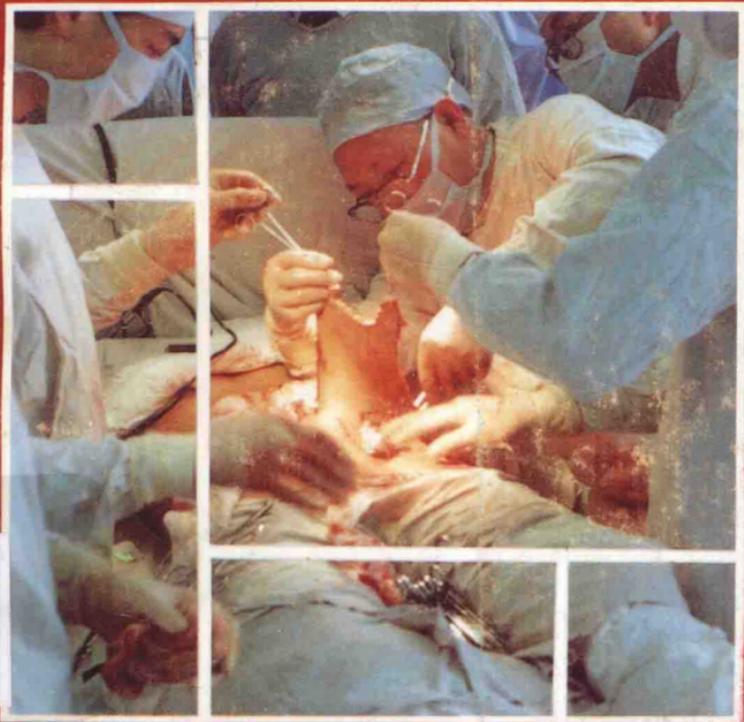


# 变性的困惑

BIANXINGDE  
KUNHUO

邵传烈

tianjinrenminchubanshe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# 变性的困惑

邵传烈
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变性的困惑

邵传烈著

\*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

天津新华印刷三厂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\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6.125 印张 2 插页 120 千字

1995 年 2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ISBN 7—201—02035—8 / • G • 945

---

定 价：7.00 元

“我是一个临床意义上的易性癖患者，我还年轻，我热爱生活，我不能要求一个人永远心与身为敌地生活下去！……是老天搞错了，我本该是个女人。”中国第一个公开亮相的变性人如此炽烈地表露他要求变性的渴望。

——题记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

### 一个令上帝也感到 困惑的问题

秦惠荣写来一封渴望变性的来信

[ 2 ]

何清濂颇为踌躇

[ 9 ]

古已有之的变性之想

[ 14 ]

中国古代的变性手术 —— 阔割

[ 18 ]

美国一名大兵成了红发美女

[ 21 ]

马丁诺著书立说

## 第二章

### 一种与生俱来的痼疾， 一种无法遏止的欲望

饱含着血和泪的诉述

[ 29 ]

女易性癖比例也不低

[ 35 ]

对于马丁诺提供的一份材料的  
论证

- [38] 对于马丁诺提供的一份材料的  
论证
- [40] 从扭曲的灵魂到自残的躯体

### 第三章

#### 撩开易性癖神秘的面纱

- [46] 原发性和继发性
- [49] 易性癖的生理成因
- [53] 亲子关系紊乱的影响
- [55] 外部生活环境埋下了“灾难的种子”
- [59] 外部环境的影响不是决定性的
- [61] 并非再造“人妖”
- [64] 是否属于同性恋?
- [68] 是否精神上出了毛病?
- [72] 和异性装扮癖的交叉

### 第四章

#### 拯救被扭曲的灵魂

- [80] 妙手回春的前奏
- [81] 秦惠荣上了手术台
- [83] 《文汇报》发表一则独家新闻
- [89] 何清濂欲罢不能

## 第五章

### 中国的“马丁诺”在哪里？

- [94] 何清濂选择了李一妮
- [96] 再造阴茎的成功
- [102] 女变男，难度大得多
- [104] “登上手术台之日，  
就是我的第二次生日”
- [108] 人体内部生殖器官的互换

## 第六章

### 变性之后

- [115] 在希望中紧握你的手
- [120] 外面的世界并不都精采
- [123] 一位热心人士三处碰壁
- [127] 人间自有真情在

## 第七章

### 带来了一系列 社会与法律问题

- [132] 家庭是否重新接纳
- [135] 婚恋探讨
- [137] 子女归属问题
- [141] 一个要求变性的年轻人的思想  
反复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[142] | 人言当然是可畏的     |
| [148] | 法律的沉思        |
| [152] | “教育那些已经教育过的” |
| [157] | 变性手术需慎之又慎    |

附录：

- |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[164] | 我的手记       | 何清濂     |
| [180] | 变性人自序      | 马里欧·马丁诺 |
| [182] | 我为什么要做变性手术 | 秦惠荣     |
| [185] | 后记         |         |

# 第一章

## 一个令上帝也感到 困惑的问题

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怎样发展变化的？早在两千多年前《周易》作过一种解释：“日月运行，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，坤道成女。一阴一阳谓之道。”《周易》在另一处又把乾、坤解释为天地，亦为男女：“乾，天也，故称呼父；坤，地也，故称乎母。”这就是说，天与地，日与月，阴与阳，寒与暑，男与女，都是对立的统一，构成了一个相互矛盾，互相依存的世界。《周易》的作者推断出：人类社会，就是在这样一种阴阳交叉，乾道与坤道的互补，男人与女人的结合过程中生成、发展、演化、前进。

这个推断无疑充满了辩证法的色彩。

关于男人和女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的历史，《圣经》记述过一个著名的人类起源的故事，上帝用泥土造人，取名亚当，并以亚当的肋骨造其妻夏娃，同置于伊甸园中，后因两人偷吃禁果，被逐出天国。亚当、夏娃下凡后，子子孙孙，繁衍不息，于是有了这个红尘滚滚的大千世界。

关于《圣经》的上述故事，在 17 世纪，英国有两位学

者，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，竟然具体推算出：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上午9时，上帝按照他的旨意创造了男人与女人。虽然此说不可信。但由于约定俗成的缘故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：男性和女性是上帝创造的，他们的性别不可逆转和移位的。

在人类社会有文字历史记载的数千年之后，有人忽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：假如上帝和我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，我本来是男孩，却给我塑造了一个女孩的形象。试问：亚当与夏娃的性别能否倒一个个儿？

这显然是一个令上帝也感到困惑的问题，一个无法明确答复的问题。

不幸，在有史以来的生活中，人们反复提出上述问题，并以求一逞。

秦惠荣写来一封  
渴望变性的来信

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，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何清濂教授，收到了一封寄自苏州的信：

尊敬的何主任：

您好，我是秦惠荣，渴望您能为我做一次变性手术。我自去年12月停药至今，身体甚感不舒服，想必

是内分泌失调所致，常常发热出汗，烦躁不安，全身乏力。我的尿道口非常狭小，完全是单纯性尿道口狭窄症，尿道口的尿流直径才一毫米，尿流不是喷射出来的，而是轻飘飘地流了出来，所以常常感到憋尿。小一次便要比别人多四、五倍的时间。据说未婚溢乳是不正常的，但我的双乳不断地溢乳达一个月，虽然量不多，但我总觉得有问题。听说两性人有真假之分，我的情况不知算什么？有几位医生说，我做了变性手术后可以结婚，但不会生育。而且手术要尽快做才好，因为年龄越大越不好办。我今年已 27 岁了，希望自己能尽快地“定性”才好。我已不是个男性，但还不象个女性，您看怎么办呢？我希望能得到您的真诚的帮助。使我早日摆脱痛苦。谢谢您了。

致以

崇高的敬礼

您的病人秦惠荣

患者是一位男性，曾是上海一所重点大学外文系的毕业生，1985 年毕业后被分配在昆明某学院工作。秦惠荣自小发育有点异常，阴茎小，扭曲，睾丸小，左侧比右侧更小。自进入青春期后，渐渐觉得自己的性格变得内向了，时常感到心情烦闷、不适，总觉得有一种朦胧的情结困扰着自己。于是，他不爱与男孩子在一起了，却对女孩子的服装产生好感，常常做梦也穿着女孩子的衣服。只要看到穿着漂漂亮亮的女孩，便心情舒畅、轻松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惬意，暗暗

羡慕她们，心想自己要是个女孩就好了。进入高中后，他经常怀疑自己是否是个女孩，原来文理科成绩都很出色，而到了高二时，就明显地偏爱文科，因为文科班里大多是女孩。据秦惠荣高中时的女同学丁蔚文回忆道：“秦惠荣在中学时代是一个很典型的读书用功的男孩子。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不善于讲话，也不大到操场上去玩，我甚至不记得他曾经跟我说过话。当时我们读的是文科班，文科班里还有几个考外语类的，秦惠荣就是其中的一个。教外语的老师姓吴，吴老师上外语课常让秦回答问题，答不上或答错了，秦就会脸羞得通红的。他也总喜欢在靠窗的座位旁站着小声地背外语单词。有时我们从自由活动课锻炼回来，还发现他在那里静静地看书。他不像其他男生那么贪玩，上课铃响了才满头大汗地从后门挤进来。在我们班上，他是一个寡言少语、性格内向的同学。”

1981年，秦惠荣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一所重点大学。进校后他希望变成女性的欲望愈加强烈。有时好端端地在宿舍里看书，突然心头涌起一阵狂潮，袭来时如白蛇缠身。此时只有一法可解围，即穿一件女性服装，尔后便觉得心平气和，比吃药还管用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便悄悄在里面穿一件女性内衣，外面再罩上男衣。同寝室的同学知道了这个秘密，有时对他好言相劝，秦惠荣也觉得十分后悔，怎么有这种“恶形恶状”的心理？他曾与这种怪癖作过多次自我斗争，但无效，往往是变性思潮占了上风，只得再穿一件女性内衣消解。幸而大学学习生活紧张，他是一个学习十分用功的学生，在心里烦躁不安时，他便尽量集中注意力上课、看

书，甚至连星期天也在校园里看书学习，这样，烦躁心理才稍稍有所压抑。

秦惠荣在读大学期间，虽然自觉心理异常，但还曾谈过一次恋爱。这是一个不应遗漏的重要细节，对医学家们研究易性癖的生成与发展也许有用。他在大学二年级时，曾和一位苏州姑娘相好，彼此吴语软糯，情意绵绵，对方文静、内向、温柔，秦惠荣很喜欢她，欣赏着她的美貌，曾萌发拥抱、亲吻她的冲动，但终因不好意思而未能如愿。进入大学三年级后，这位女同学跟一个高大的研究生好了，他们心照不宣地分手了。要是此次恋爱一直维持下去，秦惠荣后来的情况，也许是另一种格局了。

1985年大学毕业前夕，北京军事科学院指名要秦惠荣去报到，但他思忖：一旦穿上军装，就无法再着女装，于是婉言拒绝了军事科学院的盛情，毅然报名到昆明某学院工作。到昆明后，紧张的学习环境和气氛消失了，身心松弛下来，潜伏多年而一直受到压抑的变性念头，像不可遏制的火焰一样在胸中燃烧。现在有了经济收入，可以尽兴地买些自己钟爱的女性服装。到了云南，秦惠荣索性把所有的男装及男性用品全部扔掉，两天内买了许多漂亮的女装及化妆品，刻意打扮自己。他留起了披肩长发，身穿一件女式咖啡色灯芯绒西服，内着淡紫色女式圆领毛衣，下着一条黑色女式紧身健美裤，足登高跟鞋，描眉抹粉，小巧的身子倚在桌边，两只手像女孩子般交叉放在胸前。总而言之，他处处模拟女性的气质、步履、姿态，俨然像个道地的新潮女性。当时，从广州中山大学分配来的另一位女同学看见秦惠荣这副模

样，觉得惊奇万分，而秦惠荣却颇为自得地说：“当我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竟然这样漂亮，我高兴得哭了，但同时又想，为什么我是个男的，真是讨厌！”从此，秦惠荣完全以女性生活方式行事，喜欢与女同事呆在一起，而与男同事则格格不入。秦惠荣说：“他们说话的声音太响，我不喜欢；骑自行车速度太快，我也不喜欢；他们的兴趣爱好以及行为举止都与女性不同，总之我喜欢女性的世界。”起先，秦惠荣所在的工作单位部门并没有干预他的这一切，认为人各有志，人各有好，穿衣打扮，不必强求一律，他又是从上海的重点大学分配来的，对他的行为举止表示不反对，也没有加以责难。

事态的发展沿着不幸的方向演进着。1988年12月26日晚上，秦惠荣参加了一个舞会，心头突然涌起了一种莫名的冲动，他觉得自己的生殖器是一个累赘。他匆匆回到宿舍，在一阵心理狂躁之后，居然拿起一片剃胡子的刀片，沿着阴囊中线狠狠地划了一刀，切掉了自己的两个睾丸。事后秦惠荣回忆道：“我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，真是十分可怕。奇怪的是，当时竟不觉得痛，可能是由于精神高度亢奋的缘故。我一点也没有犹豫或后悔的感觉，心里充满胜利的快感。这完全是自己未曾料到的突发事件。在此之前，我并没有这么干的计划和想法。”秦惠荣自残以后，流血不止，猛然袭来的剧痛使他大喊起来，幸有隔壁的孟老师，奔进屋里，见状大惊，立即用自行车把他送进一家医院。他当即昏迷。医生给他输了血，经过各方面的诊断表明：秦惠荣的病情是一种心理变异，但不属于精神病，外科医生们为他做了简单的缝合手术，住院8天，付了1000多元医药费后，让他回

家了。

秦惠荣此举的损失太大了。他因此丢掉了工作。有人认为，这种自残行为是道德败坏，对纯洁无瑕的学生会产生不良影响，学院决定不再聘用他。秦惠荣于是回到上海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没有资助，他陷入了极大的困境。

但是，他的变性之想愈加炽烈。虽然工作丢掉了，睾丸切除了，但阴茎仍旧留在身上，秦惠荣认为“累赘”仍未根除，心情依旧烦躁不堪。

他听说昆明正在举行一个全国精神心理研讨会，有两位瑞士精神、心理专家也出席此次会议。秦惠荣便兴冲冲地赶到昆明翠湖宾馆。找到这两位瑞士专家，秦惠荣用英语陈述了自己的病情，并向他们请求救治之法。这两位专家听后，双手一摊说，瑞士也有这种情况，但没办法治疗，有的国家可以做变性手术，但在中国，你们的国情和医疗条件允许吗？兜头浇了一盆冷水，秦惠荣郁郁不欢地回到了上海。他听说山东聊城有一家医院能做这种手术，秦惠荣赶紧去信联系，该院原本已同意秦惠荣去聊城做手术，在临行之前，秦惠荣突然接到该院一位医生的来信，劝他暂时勿去。因为做变性手术国内尚无先例。他又找到了上海另一家大医院，一位主任医师坦率地告诉秦惠荣：“许多事搞不清，所以不敢给你做。”而中山医院的一位医生说得更坦诚：“这种手术，从技术上讲虽然可行，但在我国的法律中没有规定，道德上也未必允许。”

秦惠荣没有灰心，又找到了上海另一家大医院。该院已基本同意为他做变性手术，并住进了病房。但有一件事严重

损害了秦惠荣的自尊心。医院需进一步调查：他的睾丸被割去，究竟是打架所致，还是自残所致。医院不相信他的自诉。秦惠荣一气之下，离开了已住了 20 多天的这家医院。在此期间，他又几次向上级卫生部门写信，阐述自己的病历、医生和心理学家的诊断意见，但均无回音。事出无奈，秦惠荣只得自己动手了。他在酝酿一项更加令人吃惊的“计划”。他不顾自己经济条件的窘困，花了 100 多元购买了一套手术器械，并先后研究了《妇科学》、《外科学》、《男性学》、《麻醉学》、《护理学》和《解剖学》。在掌握了一定的医学知识后，他又购置了止血钳等几件外科手术器械，决心把阻碍自己成为女性的“最后障碍”除掉。他为自己设计了七种手术方案，最后选定了一种。1989 年 11 月的某一天，离他第一次自残正好一年，秦惠荣自己动手，为自己做了第二次“手术”，把自己的阴茎切除了。他对人说：“我等不及了，我忍受不了啦，我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减轻痛苦，我已不是男人，但也不是女人，我是连户口簿都无法填写的人啊！”

这次自己动手的切除手术，由于事先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，没有引起大出血，但在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里，为他救治的外科医生很不理解这种自残行为，草草地为他作了缝合手术，留下了一个很细的尿道，结果连排尿也发生了困难。

秦惠荣为此感到痛苦不堪。后来，他听说上海长征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何清濂教授的医道十分高明，于是接连向何教授发了 14 封信，请何教授救救他。

秦惠荣这一步走对了。何清濂面对秦惠荣这厚厚一叠来信，陷入了沉思。

## 何清濂颇为踌躇

何清濂是上海长征医院的整形外科主任。长征医院是第二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，医德医术，在上海堪称一流。该院人才荟萃，集纳了一批名医。何清濂是该院的佼佼者之一。他一身戎装，中等身材，头发虽已花白，目光依旧炯炯有神。戴一副鸽蛋形的老花眼镜，站在手术台边，颇有几分白求恩大夫的风度。他出身于一个革命干部家庭。乃父何炯，是一位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干部，又是一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，诗人，积诗近万首。现已年过九旬，著有《何炯诗词选》三集。何清濂1928年出生于浙江江山，在家排行老大，曾就读于江山一所有名的小学——中山小学。1945年至1950年在江苏医学院医学系学习，毕业后即到二军大附属医院当了一名外科医师。何清濂有一双灵巧的手，掌有一把神奇的刀，被病家尊称为“神刀圣手”。家乡父老一直以出了这样一位名医而自豪。1951年，20出头的何清濂在“雄赳赳，气昂昂”的歌声中，跨过了鸭绿江，参加了抗美援朝医疗队。他目睹了许多志愿军战士被凝固汽油弹烧伤，造成脸、颈、手畸形，由此萌发了帮助病人整复形体之想，不料此想萌生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他在外科手术台前度过了43个春秋，依然宝刀不老，闻名遐迩。他凭藉手中这把不